

给我一个借口

钟求是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给我一个借口

钟求是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给我一个借口 / 钟求是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1.1

(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)

ISBN 978-7-5339-3095-0

I. ①给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3866号

责任编辑 邓东山

装帧设计  田禾工作室
TIANHE STUDIO

给我一个借口

钟求是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字数 244千字

印张 13.25

插页 1

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095-0
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短篇小说

给我一个借口	003
雪是最白的纸片	013
最童话	024
爷是谁呀	036
五月的铜像	048
哭 声	058
请你过来一下	068
大合唱	074

中篇小说

谢雨的大学	085
秦手挺瘦	116
你的影子无处不在	146
大 地	181

短篇小说

DUAN PIAN XIAO SHUO

给我一个借口

二十八岁的时候，崔小忆没坚持住，让自己嫁了出去。

在此之前，她是个独身主义者，时不时提醒自己别混到婚姻里去。她对自己说，你是经历过的，还失败过的。她所说的经历和失败，其实就是大学毕业不久与别人谈过两个月的恋爱，还没入佳境，那个人撇下她跑到国外打工去了。本来是件不大的事儿，却正好被她用做退守的理由。

这年春节一过，母亲点着她的岁数，真急了。她东串西走，逢人就提女儿的亲事，有点到处撒网的意思。网撒大了，总会捕住想要的东西。一个有阳光的日子，母亲兴冲冲地交给女儿一个名字，说这小伙子不错，是位中学教师，他很快会跟你联系的。不久，那位叫吴起的中学教师给崔小忆手机发来信息，约她晚上在一家咖啡馆见面。崔小忆回了信息，说今天晚上没空。中学教师回复说：那就明天晚上吧。崔小忆想了想，问：明天会是什么天气？对方答：应该是个晴天。崔小忆说：如果明日晴天，我不去了；如果不晴，我就去。对方说：嘿，你真有趣。

第二天起床，天是好的。崔小忆静着心去了公司，一头扎进一套房子的装饰设计中。到了中午，她吃着盒饭，抬头看一眼，发现天空淡了，像要拉下脸的样子。崔小忆想不会吧，现在是春天，没理由变脸的，便不在意。下午，她照常做设计，还与户主在电话里商谈了一番。傍晚下班，她走出电梯，见大门口站着一些人，都

举着头。她呀了一声，睁大眼睛望天空——天空里撒着密密的雨丝。她愣了愣，心里飘过一阵雾。她想原来真有天意这东西呀。

晚上，崔小忆打着伞去了咖啡馆。那位叫吴起的中学教师已等在那里，似乎还选了一张特别小的桌子，这样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便挨得很近。崔小忆不习惯这样，决定待上十分钟，就客气地告辞。不过十分钟里，总要与对方说些话的。崔小忆说，我要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对方摇摇头，说我今天本来上省城听课的，坐车出去几十公里又回来了。崔小忆问，为什么呀？对方说，半路下起了雨。崔小忆说，你可以改期的，给我发个信息就行了。对方说，我也想改到明天，可明天不一定下雨的。崔小忆轻轻笑了，说我那样讲，是不想约这个会。对方说，我听出来了，你的兴致不高。崔小忆说，跟你直说了吧，现在我还不想嫁人。对方说，你好像害怕这种事。崔小忆说，你要这么说，也行。对方说，一年前我也这样，我还差一点看破了红尘。崔小忆心想这话说得俗，就不吱声。对方又说，去年暑假，我去仙岩寺当了一回和尚。崔小忆吃了一惊说，真去当了？对方说，我想试试自己，本来计划一个月的，结果只待了半个月。崔小忆说，你一定是吃不了素斋。对方摇摇头说，半个月的时候，我正在殿里打坐，脑子原本安静的，不知怎么突然乱了，跳出来一个女人，然后我身体……起了。崔小忆想不到他这样说，脸腾地红了。对方说，这时我才明白，自己的尘缘未尽。崔小忆说，第一次见面你就跟我说这个，有意思吗？对方说，我觉得你这人有点意思，才跟你说这些；如果遇上没意思的人，我会一声不吭的。对方这么一说，崔小忆心里动了一下。她瞥一眼手表，早已过了十分钟。她暗自说，你怎么啦，不是说好十分钟的吗？便催促自己起身告退。

第二天，中学教师又发来信息约她，说一起去看电影。崔小忆想已经跟你约一次了，你还得寸进尺，便不搭理。中学教师等不到回音，竟不气馁，隔一会儿就送些文字过来。崔小忆抓过手机，也不看内容，把那些文字一一删去，完了关掉手机。手机一关，崔小忆心里安静了。

傍晚临下班时，崔小忆打开手机，脆亮的叫声蜂拥而至，不一会儿收件箱便爆满了。崔小忆想，此人有些无耻。待出了门走入电梯，她又没来由地想，如果此人不光发信息，还在大门口拦截我，我便随了他去看电影；如果遇不上拦截，我便回家吃饭。这样想着，她心里有了验证似的期待。出了电梯，她边走边睁大眼睛。很快她看见那个中学教师靠在大门外的圆柱上，手里燃着一支香烟。

崔小忆跟着中学教师去了电影院，电影院里人影稀少，冷清得有些暧昧。崔小忆坐在那里，感觉怪怪的。她已经好几年没进电影院了，现在却突然与一个认识才两天的男人坐在了一块儿。灯光暗下来，开始放映一部所谓的爱情片。男女主角长

得挺好看，却活得很无聊，没事了就去地铁，坐在车厢里打发日子。崔小忆不觉得有意思，脑子便有些分神。正恍惚着，突然一愣，原来自己的手被别人的手抓住了。她想，这是一只经常拿粉笔的手，还是经常夹着香烟的手。她挣了一下，没有挣脱。很快，那只手变烫了，似乎还出了微汗。崔小忆想，这是不安分的开始。果然，那手像一辆地铁列车，慢慢爬过她的手臂，停驻在她的臂膀上。过一会儿，那手再次启动，绕过她的脖子，一点点探进她的衣领。崔小忆想，这只手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呢？还没想好，那只手已扑住她的乳房。崔小忆惊得闭上了眼睛。黑暗中她能感觉到自己的乳房一阵阵颤动，接着自己的身子也一阵阵颤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很短的时间，她醒转过来，身子一挣，抬手打出去一巴掌，然后起身跑开，坐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。

崔小忆先是愤怒着，气喘得很猛。慢慢地，她平息了。她双手抱一抱自己的身子，没有觉得不舒服。她的乳房甚至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像一个无助的孩子被人拥抱了一回。她的手迟疑一下，偷偷滑进裙底，竟摸到一片濡湿。崔小忆愣了一会儿，轻轻地说，我是该找个人嫁了呢。

两个月后，崔小忆嫁给了中学教师吴起。当她把这一决定告诉母亲时，母亲吃了一惊。母亲说，怎么这么急呀？崔小忆说，想嫁就嫁了呗。你们不是怕我嫁不出去吗？母亲说，那也不能太随便了。崔小忆说，再等下去，不是我丢掉他就是他把我给甩了。

崔小忆把结婚的消息带到单位，同事们也挺惊讶。同事们说，前些日子你还在说将单身主义进行到底的。崔小忆说，那是前些日子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同事们又说，结一次婚不容易，你要把婚礼办好了。崔小忆说，这世上的婚礼都差不多的，反正我得弄出幸福的样子来。

婚礼那天，同事们都去了。他们看见崔小忆穿着白色婚纱，脸上果真挺幸福的样子。同事们说，难得的日子，得闹她！宴席吃到一半，新郎新娘开始一桌一桌地敬酒。敬到同事这一桌，被挡住了。同事们说，我们做了阍，你抓一个。说着端出一只碗，里边搁着三只纸团。崔小忆说，这碗里装的全是圈套吧？同事们说，圈套也是幸福的圈套。崔小忆就抓了一只纸团，展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新娘往嘴里装一杯白酒，或者咽下去，或者喂给新郎。崔小忆说，你们知道我不会饮酒的。同事们说，那就喂给新郎呀。崔小忆笑了笑，把一杯酒倒进嘴里，然后贴住吴起嘴巴，把酒送了过去。同事们嘻嘻地笑，说两只嘴巴真是紧密，做到了滴水不漏。笑过了，又说，新郎也得抓一只。吴起摆摆手说，我就免了吧。同事们说，你是新郎你凭什么免呀？吴起便也抓了一只，掩在掌心看。同事们说，不用看也知道，这一回是高声朗读。吴起

只好盯着纸条，一字一句念道：亲爱的求求你，为了制造一个漂亮宝宝，别让我喝酒。

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。

婚后生活是不一样的。以前崔小忆下班回家，虽然与父母在一起，但随时可以躲进自己房间。现在没法玩孤独了，所有的房间都是两个人的。以前崔小忆一个人待着，喜欢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翻书，有时也靠在窗边发发呆。现在有吴起伴着，不断地说话，说单位上的事，说饭菜的烧法，说电视剧里的某个人物。到了床上，两只身子碰在一起，更是静不下来。

在这方面，两个人都算是刚出道的新手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忙而无序，常常抓不住要领。吴起还学着书上说的，在行动前说些甜言蜜语，欲引得崔小忆高兴。没有多久，崔小忆便明白自己不要听好听的，她要吴起的嘴巴用来动作，吻印自己身上高高低低的地方。又过些时间，崔小忆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口井，整天汪着水，等着吴起来汲取。崔小忆发现，自己竟是贪的。

天气渐渐热了，崔小忆回到家中便摘掉胸罩，让薄薄的粉红背心裹着身子。她的乳房不大，但翘翘的，隐在背心里很撩人。吴起看见了，便放下要干的活儿，腾出双手去捉拿那双乳房。崔小忆就躲闪，身子扭来扭去。两个人进进退退，很快到了床上。

一番厮杀之后，两个人从快活中撤出来。崔小忆松了手脚卧在床上，心里又满足又茫然。吴起则爬起来，裸着身子继续做家务。他走动时，身上的那只物件无力地甩来甩去。崔小忆盯着他，想：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变化真快。

夏天快过去时，他们差不多成了老手。为了避免单调，他们做事的地点时常从床铺移到客厅。客厅的地板比较开阔，适合两只身子的滚动。吴起还学会了粗暴，喜欢把崔小忆的躯段拨弄成各种样子。有时，他会把崔小忆的双腿举在空中，再慢慢弯向对面。这时，崔小忆的嘴里会发出绵长而欢颤的声音。

过着这样的日子，时间就走得快。夏天结束了，来了秋天。秋天结束了，来了冬天。冬天来临时，崔小忆发现了一个问题：辛苦是辛苦了，欢乐也欢乐了，可身上不见一点儿动静。她把疑问说给吴起，吴起也纳闷。按说他们还没做好要小孩的准备，也不愿意失去清闲的心境。如果怀上了，八成会商量着打掉。可现在该来的不来，心里便不服气，隐隐还有点虚。吴起说，是不是咱们不够努力？崔小忆说，你不瞧瞧咱们都努力成什么样子了。吴起说，要么是不凑巧，每回都不赶趟儿？崔小忆说，也许是吧，这种事谁知道呢。

这样说过，各自长了一个心眼。这心眼搁在做爱的过程中，就稍稍有些乏味。好在他们并不真的要赶什么任务，又想想来日方长，便不在意。

随着气温的下降，他们初婚时的热情渐渐淡去，想留也留不住。有时候，他们会坐在客厅地板上，打开空调，让房子热起来，也让自己的身子热起来。等热够了，两个人才慢慢脱掉衣服，相互缠在一起。完事之后，他们裸着身子躺在地上，慵懒得不想说话。因为躺得随意，崔小忆的脸有时会挨着吴起的腿，这样吴起的那物件便摆在崔小忆的眼前。这只物件几分钟前还属于崔小忆，现在已属于吴起了。属于吴起的这只物件眼下耷拉着，无精打采的模样。崔小忆挪挪身子，让脑袋离开吴起的腿，去接近吴起的脸。吴起的脸倦乏着，也是无精打采的模样。崔小忆暗忖，如果他看我，是不是也看到一脸的不景气呢？

又过了一些日子，天气转暖。崔小忆除去臃肿的衣服，换上了春装。身穿春装的崔小忆凹凸有致，依然轻盈。到了单位，有人说她的身段好。过一会儿，又有人说她能守得住形儿。这种话崔小忆做姑娘的时候听过许多遍，觉得挺受用的，现在听在耳里，却有些不一样。她低头瞧着自己扁平的腹部，决定上医院看看。回家跟吴起一说，吴起也同意。吴起还说，没事最好，有啥故障就治它一治。

一天上午，他俩请假一起去了医院。这是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，有着一扇琉璃瓦装饰的华丽大门。他们从华丽的大门进去，在里边待了好几个小时。待他们从大门出来，好心情已经丢掉了。一张化验单让吴起的脸变得苍白——他摊上了弱精症，一种挺没意思的病。这种病崔小忆以前在一部电视剧里见过，好像是安排在一个白净的小男人身上。现在，吴起也学起了小男人，一边走一边腿软，嘴里不停地，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。崔小忆瞧着他，心里挺难过。她说，没事的，有故障就治它一治嘛。

从此吴起与熬药打上了交道。他拎回一大袋中药，堆在冰箱顶上。渐渐用完了，又取回一大袋，冰箱上面再没空闲过。每天上午和晚上，他会准时出现在厨房里，打开药罐，让一大团蒸气腾空而起。屋子里的药味积攒久了，便固定下来，敞开窗也挥之不去。在用药的同时，他没有放弃床上的功课。与以前不同的是，他现在的每一次肉搏都像在证明药效。掺了这样的心思，做事的感觉便有些变质。崔小忆说，其实你不用想得太多，生不生孩子那么重要吗？吴起急了，说，我就是要生一个瞧瞧！崔小忆不吭声了，心里想：只怕你射出来的不是精子，而是药剂。

过了两三个月，崔小忆陪吴起去医院复诊。复诊的结果不出崔小忆所料，弱的还是弱的，什么也没改变。回家路上，吴起勾着脑袋，一句话不说。经过天桥时，遇上一长队幼儿园的孩子。孩子们相互牵着衣角，嘴里唧唧呀呀唱着什么。吴起黑着脸站在那儿，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走过。

这天夜里，吴起睡不安生，半夜腾地坐起身，大睁着眼睛。崔小忆被弄醒了，

吃惊地瞧着吴起。吴起说，我做梦了，梦见有一个儿子。崔小忆说，还是儿子呀？吴起点点头说，是儿子。崔小忆说，挺好的事儿，赶紧搂着儿子睡个好觉吧。吴起一把拽起崔小忆，脸对着脸说，我真的想要一个孩子！崔小忆说，你瞎闹什么呀，现在有许多丁克家庭，什么都不要。吴起说，他们不要我要。崔小忆说，你别玩变态，你要我还不不要呢。吴起说，我不愉快，凭什么这种事摊在我身上。崔小忆说，你这话跟上帝去说吧。吴起说，上帝是什么呀，上帝是他妈黑哨！

接下来的几天，吴起把自己丢进忧郁里。晚上的好时段，他坐在客厅地板上，不看电视剧或者足球赛，而是听一些伤愁的歌曲。歌曲中他脱净衣服，点上一支烟，一边吐着烟雾一边盯着自己的物件。在他的操纵下，那物件一会儿竖起一会儿又软掉。有一次，他将烟头慢慢伸向物件。崔小忆在旁边瞧着，差点叫出声来。不过他只是把烟灰掸在物件上。

好在这样的情形没有持续太久。一日傍晚，吴起从学校带回一张报纸，高兴地指给崔小忆看——上面写着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成功诞生第三代试管婴儿的消息。崔小忆说，什么意思呀？吴起说，前些天光顾着吃中药，没想到还有试管婴儿这一招。又说，把我的东西放在试管里培育，弱者必不弱也。崔小忆说，看来你不造出个人来不会罢休。吴起说，我是个俗人，想法就有点俗。你不是俗人呀？崔小忆说，我也是俗人。吴起说，那咱们别装高尚，生个孩子吧。崔小忆说，生不生孩子跟高尚有啥关系？吴起说，我觉着你高尚得不想要孩子了。崔小忆说，你这么说，倒像我的不对了。你以为我真怕生孩子呀！吴起说，那就好。我喜欢你的肚子慢慢隆起来，隆起来像只球。崔小忆说，吴起你真是个混球！

过两天，两个人又去了中西医结合医院。这次接待他们的是一位长条脸、鼻子却挺宽的中年医生。宽鼻子医生说，这试管婴儿要是搁在以前，一般需要50万至500万个精子装到试管里。宽鼻子医生说，现在，我们有了单精子穿刺术，做到了一个精子也能做父亲。宽鼻子医生又说，但这条精子得有力气，得朝气蓬勃，不然即使结合成功，畸形率也会很高。吴起说，医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宽鼻子医生说，你的精子太虚弱，无法在试管里施展才华，所以你们只能选择捐献者的精子。吴起说，我先试试嘛，试管不就让人试验的吗？宽鼻子医生摇摇头说，试管也是强壮者竞争的舞台呀。

从医院出来，吴起又变得沉默不语。崔小忆说，吴起你的样子看上去有点酷。吴起不吭声。崔小忆说，也许那宽鼻子说得不对，凭什么他说了算。吴起还是不吭声。崔小忆说，要不咱们去喝点酒吧。这回吴起点了点头。两人朝一家酒店走去。快到

酒店时，人行道上热闹着一堆人，原来是计划生育宣传活动。一位宣传员见他俩走来，手里递出一小盒东西。崔小忆一扫眼，知道是避孕套，赶紧摆手。宣传员视她的摆手为害羞，将小盒子硬塞进她的挎包。

两人进了酒店，找一张桌子坐下。崔小忆取出小盒子看了看，正要丢掉，被吴起拦下。他把玩几下，收到自己衣兜里。两人点了菜，开始饮酒。崔小忆以为吴起要借酒消愁愁更愁，便等着。但吴起没有，他喝掉一瓶啤酒打住了。两人吃了一顿挺平静的饭便打道回府。到了家里，吴起又坐在客厅地板上听忧伤的歌曲。歌曲给了他灵感，他掏出兜里的小盒子，撕开一只避孕套放在嘴边鼓吹，很快避孕套膨胀开来，成为一只硕大的气球阳具。他手一碰，大阳具便在空中飘来荡去。

从这天起，两个人做爱的欲望渐渐淡了。吴起开始挂心学校的事，有事没事都待在学校里，天黑了才慢腾腾回家。崔小忆在公司里勤奋起来，别人推诿的业务也揽过来，整天在电脑前敲敲打打，把自己弄得很累。晚上回到家，两个人都觉得空闲的时间太多，有时躺在床上，脑子里觉着该干点什么，手脚却懒得动弹。相互望望，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虚飘的东西。

周末的时候，他们会睡个懒觉。懒觉睡过了，还觉得时间花不完，两个人就坐在地板上打扑克，谁输了谁喝一杯矿泉水。这是吴起大学时代经常干的傻事，现在推广到了家里。玩了一小时，他们各喝下五六杯水，肚子里开始响起晃荡的声音。然后他们站起身，踱到阳台上看街景。所谓街景不过是一条小马路，上面卧着一些树影，树影上走着一些人。这些人表情平淡，行步平稳，正常得让人生气。

他们只好又走回屋子，坐在地板上。吴起说，咱们还得弄点事儿做，譬如生个孩子。崔小忆说，你又提孩子的事，烦不烦人呀。吴起说，别人的精子就别人的精子，咱们生一个吧。崔小忆说，这话好像不是你说的。吴起说，是我说的。崔小忆说，你什么意思呀，让我肚子装一个孩子，这孩子却不是你的。吴起说，我想开了，我大彻大悟了。崔小忆说，吴起你看看我。吴起把目光递给崔小忆。崔小忆说，在你眼睛里，我看到的是一团迷茫。

过一会儿，崔小忆说，其实你我心里明白，咱们并不真的想要孩子。吴起不言语。崔小忆说，除非咱们找到说服自己的借口。吴起说，那咱们找找吧。崔小忆说，你说说看。吴起说，生一个试管婴儿，总比领养一个孩子好。崔小忆说，可咱们压根儿没打算领养什么孩子。吴起说，周围有许多人盯着你的肚子，你的肚子鼓起来，连他们也踏实了。崔小忆说，你惦记他们干吗呀，我又不是为别人活着。吴起说，家里有个婴儿，慢慢长大了，突然管我叫爸爸，这种感觉一定挺奇妙的。崔小忆说，这有什么奇妙的？吴起说，一个本来跟我没关系的人，却管我叫爸爸，这还不够奇

妙吗？崔小忆说，吴起你找的都是些什么破借口呀！

崔小忆在吴起的陪同下，又去医院找那位宽鼻子医生。宽鼻子医生成了崔小忆的手术负责人。随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崔小忆在医院里进进出出。她做了先期检查，用了促排卵药物，然后她的卵子被拿到实验室与一只陌生的精子激情遭遇。差不多两个月后，一个小小的生命才在她的体内安家。

崔小忆很快发现，怀孕会导致性情的变化。她不喜欢坐在电脑前了，不害怕吃零食添肥了，不愿意在人多的地方挤来挤去了。有时候，她会想象肚子里的东西。她觉得肚子里有一条鱼在游来游去。

晚上没事了，崔小忆躺在地板上打开手脚，很倦懒的样子。吴起坐在旁边，盯着她。他从她的脸上看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。吴起说，你挺满足的。崔小忆说，我觉得挺有趣的。吴起说，你快做妈妈了。崔小忆说，我肚子里养了一条鱼，一条尾巴摆来摆去的小鱼。吴起把脑袋伏在崔小忆肚皮上，听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听到。吴起说，你说的小鱼其实是精子，精子在你肚子里游动。崔小忆摇摇头说，不是精子，是小鱼。吴起说，那咱们猜一猜，小鱼的 father 是谁？崔小忆说，你愿意猜，我就愿意听。吴起说，也许是一位科学家，外形像葛优、脑门很光滑的科学家。崔小忆说，嗯。吴起说，也许是精力多得无处释放、样子像希特勒的激进分子。崔小忆说，嗯。吴起说，也有可能是一位长条脸上搁着一只宽鼻子的妇科医生。崔小忆说，为什么把他也捎上呀？吴起说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崔小忆咯咯笑起来说，吴起你他妈的真损！

以后的日子，崔小忆似乎找到了孕妇应该有的种种感觉。她让吴起陪着散步。她让吴起做好吃的。她还拖着吴起上百货超市，对着一堆婴儿物品挑个不够。肚子里的小鱼让她忽视了身边的变化。

其实吴起的变化是明显的。在课堂上，他时不时讲错嘴，引得学生们发出一阵阵嘻笑。下班途中，他过斑马线会闯红灯，让几辆车子同时在他跟前嘎地停住。在家里，他喜欢在餐桌前拖得很久，一个人慢慢地呷酒，把脸喝得很红。

一天晚餐后，吴起从餐间走到客厅，宣布似的说，我不行了。崔小忆看看他的红脸，有些不明白。吴起说，我叫吴起，可我起不来了。崔小忆明白了，一笑说，你谦虚了。吴起说，我没谦虚，我他妈没有谦虚！崔小忆心里晃了一下，记起两人确实很久没缠绵过了。她突然拿不准他说的是不是赌气的话。崔小忆说，你把衣服脱掉，我马上能让你起来。吴起摇摇头说，天气挺凉的，我不脱衣服。崔小忆说，你为什么为什么呀？吴起说，你使劲想一想，自打你怀上孕，我在你跟前脱过衣服吗？

这天晚上，两个人睡不熟。夜深时，崔小忆侧转身子，用手去亲密吴起的那只物件。

亲了许久，掌握的内容始终没有充盈起来。她撒了手去摸吴起的脑袋，竟摸到一脸的泪水。

第二天起床，吴起脸色有些灰，眼睛下面显着青筋，头发乱得走了形。他走入卫生间刷牙，嘴边形成一圈白色的泡沫。崔小忆跟进卫生间，站到他身旁看镜子。镜子里的吴起神情淡漠，身子像是变小变轻了。崔小忆不知讲什么好，半晌才说，你头发长了，该去修修了。

但吴起没有马上去修发。他甚至举一反三，连胡子也不刮，让胡须和头发一起生长了好几天。他的样子变得有些沧桑，差不多成了半个哲人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走进理发馆，除去所有头发，打造成一颗圆溜溜的光头。然后，他平静着脸回家，让崔小忆吃了一惊。崔小忆说，你一会儿蓄着长发，一会儿理成光头，有什么根据吗？吴起说，没有根据，我就想让脑袋凉快凉快。崔小忆说，你看上去有点像和尚呢。吴起说，你这是夸奖我还是埋汰我？崔小忆叹口气说，吴起你说话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挺远的。吴起往前迈几步，说，我走近了。崔小忆伸出双臂箍住吴起，两只身子紧贴在一起。贴了一会儿，崔小忆的手臂松开。她心里说，你还是挺远的。

周日上午，天气不错。吴起起了兴致，要出去走走。崔小忆问去哪里。吴起说去仙岩吧，去看看那里的溪水。仙岩是个小巧玲珑的风景区，有一只碧绿的水潭。很多年前，朱自清去游玩过，感觉甚妙，写了一篇散文。散文让那只小水潭添了身价。

两人来到车站，登上一辆快客。路程不远，半小时便抵达了。下了车，前行十分钟，又爬坡十分钟，眼前出现了那只水潭。此时正是深秋，潭中的水盈盈的，绿得彻底。阳光打在上面，又让绿更透明。许多年前，朱自清站在这里说：这平铺着，厚积着的绿，着实可爱。又说：我舍不得你；我怎舍得你呢？我用手拍着你，抚摩着你，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。他说得挺好。

看够了潭水，两个人慢慢往回走。下了山坡，吴起说，我带你到一个地方走走。崔小忆以为是另一处景点，跟着走。走了一会儿，穿过一片林子，猛地撞见一个寺院，大门匾上写着“仙岩寺”。两个人进了院门，先遇见一个方形放生池，放生池往北坐着大雄宝殿。吴起突然说，几年前我在这儿待过，待了半个月。崔小忆一愣，心想原来今天你是带着我故地重游。

两个人在放生池边的石栏上坐下。吴起摸一下脑袋说，前几天你说我像和尚，现在待在寺院里，是不是更像了。崔小忆说，在这儿待着，反而不像了。吴起一笑，指着大雄宝殿说，当初我在里边学着打坐，心里挺静的，突然那东西就直了。崔小忆说，这个你说过。吴起说，几年过去，身边有了一个女人，我的东西却不行了。崔小忆说，

忆昔论今，你一定想说明什么。吴起说，崔小忆，我们离婚吧。崔小忆没有惊讶得跳起来。她想一想说，是因为肚子里的小鱼吗？这可是你动员我要的。吴起不吭声。崔小忆又说，若是为了这个，我去把小鱼打掉。吴起说，瞧这个水池，是放生鱼儿用的。你的小鱼也得留着，不然是一种罪过。崔小忆说，也许打掉小鱼，你的身体就恢复了。吴起说，你我心里都明白，这两件事其实没什么关系。

两个人沉默一会儿。崔小忆说，在寺院里谈离婚，我觉得挺滑稽的。吴起说，那就谈点别的。崔小忆说，这寺院挺好的，你是不是还想着以后来这儿打坐？吴起摇摇头说，你说得对，我端着光头也不像这里的人，我他妈尘根未净呢！

两天后，两人去了民政局。

办完手续回来，吴起收拾东西走了。崔小忆躺在床上想事情，想了半天把自己想困了，便睡过去。夜深时，她醒了，醒了就接着想事情。她想，我跟吴起没有关系了，可我跟另外一个男人还有关系。崔小忆用手摸摸肚子，肚子依然扁平，小鱼静悄悄的。她又想，小鱼是我的，也是别人的，我干吗要与别的男人联在一起？这样想着，心里便有些乱。

她起身去厨房取来一只碗，又找出一张纸撕成三片，用笔分别写上“科学家”、“激进分子”和“妇科医生”，揉成团儿丢在碗里。她端着碗进了客厅，坐在地板上。她对自己说，我倒要看看，这个不认识的男人是什么人。顿一顿，她又说，我赌一把，如果是科学家和激进分子，就把小鱼生下来；如果是妇科医生，就打掉。

她盯着碗，吸一口气，伸手捡出一只纸团，放在眼前慢慢展开，跳入眼中的是四个字——妇科医生。她愣了愣，脑子里出现一张安着宽鼻子的长条脸。崔小忆突然觉出一种黑色的幽默，有点想笑，停一停，她哭了。

转过一天，崔小忆去医院打了胎。她去的是另一家医院。

雪是最白的纸片

小时候,她走在街上,总会有许多眼睛看过来。开始她还娇羞,觉得无故受了重视,后来才明白,是自己长了一脸活生生的丑。弄懂了这一点,她无法保持平静。她气愤地问妈妈,你为什么把我生成这样?妈妈安慰她说,女大十八变,女孩子随随便便都会变成一朵花的。妈妈的话像是一把布伞,在雨天里给她一块干燥。不仅如此,妈妈早就赐她一个名字叫春子。春子春子,有些清香有些别致,最容易与美丽有关。渐渐她长大了,她看到妈妈的预言也长成了谎言。

春子真正的清醒是在高中时代。这时她周围的女生开始亮丽起来,她们像一群彩蝶在她身边飞来飞去,把她衬托了出来。高二上学期,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。他喜欢别具一格,有一次上课布置现场作文,题为《我眼中的同桌》,并要求当堂朗读。一节课后,春子的同桌站了起来。他是个白净小胖,说话幽默,爱把笔杆仿做烟斗插在嘴里,自称马克·吐温的 son。他有板有眼念起自己的大作:有一位女生,长得比较大胆。远远看去,背有些钩形,脸有些猴样。走近一看,面目黄里透黑,嘴大兼着眼小。眼小可以偷窥外界,嘴大只能多装口粮。虽然多装口粮,却没让身段壮大发展……教室里爆起一阵阵声响,所有人都在大笑。笑声中春子的脸白成一张纸,没有表情,空空荡荡的。

过了几天,赶上中秋节。有同学建议,咱们开个假面舞会吧。假面舞会在这座